



塵史序



予年甫成童親命從學于京師凡十閱寒暑始窵一第已而宦牒奔走輒環南北而逮歷三紀故自師友之餘議賓僚之燕談與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輒皆記之晚踰耳順自大農致為臣而歸閤扉養疴日益無事發取所記積福猥多于是重加刊定得二百八十四事其間自朝廷至州里有可訓可法可鑒可戒者無不載又病其艰于討究遂類以相從別為四十四門總成三卷名曰塵史蓋取出夫寔錄以其無溢美無隱惡而已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覽之者幸無

我謂時行年八十皇宗政和歲在乙未中元日追為
之序鳳臺子王得臣字彥輔

歷史目錄

卷上

睿謨

國政

朝政

官制

國用

任人

禮儀

音樂

臺議

忠謹

惠政

利疚

卷中

賢德

志氣

度量

知人

不過

治家

場屋

神受

醉分

學術

徑義

詩話

論文

碑碣

書畫

辨誤

明義

卷下

語識	鑒戒	姓民	古器	風俗	奇異	盛事
博奕	戒殺			真偽	諛諂	占驗
				諧謔	雜誌	車謬

塵史目錄

塵史卷上

睿謨

鳳臺子 王得臣 彥輔撰

鄭毅夫嘗說藝祖朝声登聞求上猪者上手詔忠獻
 趙公曰今日有人声登聞求問朕覓上猪朕又何
 嘗見他猪耶然與鄉共喜者知天下無冤民
 治平初有州護兵官以非日直禁卒錄編初既劾具
 牘以上英宗曰武臣寫勅是有意泄官矣遂命釋
 之聞者莫不嘆服

慈聖園陵永裕手詔畧曰功隆德盛被于四海宜改園

陵仍云朕于禁中寔行三年之制蓋古所未有也
中書許冲元嘗對客言熙寧未神宗欲改元近臣擬
美成豐亨二名以進上指謂美成曰羊大帶戈不
可又指亨字曰為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
豐紀年

內侍陳處約嘗與客言昔在宣仁聖烈殿執事言宣
仁嘗儉服純素蓋古之衣大練無以過或宴罷見
浣濯食器戒甘潔謹夫不出殿閤綜制天下于簾
箔之中十年天下晏然非仁儉何以至此可謂盛
德矣

神宗皇帝聖子淵遠莫窺涯淡黃安中履任崇政說
書講詩至噫嘻振鷺豐年上問曰有祈則有報間
之以振鷺何也黃曰得四海之歡心以奉先王惟
其如此乃獲豐年之應一日又至祈父之篇其卒
章祈父聵不聰上問曰獨言聵而不言明何也黃
曰臣未之思也上曰豈非軍事尚謀聵作謀故耶
侍臣莫不嘆伏蔡持正說

國政

得臣管幹京西漕司文字屈洛与尚書郎寇謐往還因
出其祖萊公景德初元閏九月奏稿乃被旨措置

河朔邊事及訊駕起与不起如起至何處者其狀
蓋列三項首曰邊報犬戎遊騎已至深初以來緣
大軍在定武魏能浪擬揚延朗田敏等又在威勇
等處東路別無屯兵乞發天淮軍兵騎千人駐貝
州令周堂杜彥鈞孫全照分部或不足即止發五
千兵專委孫全照如虜在近勿使薄城求便掩擊
仍令間道移石晉閻承翰相應對討殺及募壯士
入虜境燔毀聚落討蕩生聚多遣孫伺以彼動靜
上聞燕報天雄軍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貳敵三
以振石晉閻承翰軍威四与邢洛相望足大犄角

之勢又曰扈從衛士不當与犬戎爭鋒原野以決勝
負万一大戎之營見兵已南即發定武兵馬三万
餘俾桑贊等結陳南趨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所
部兵由土門会定武兵審量事勢即至邢洛間方
可塞輿順動更飭王超等在武翼城而陳以應魏
能等仰会合之勢候抽移定州河東兵騎附近始
幸大名又曰萬一大戎柵於鎮定之郊定武兵不
可來須分定武三路精兵就差將帥会合及令魏
能等軍迤邐東下傍城牽制虜必懷後顧之憂未
敢輕議深入君車駕不行益恐番賊戕害生灵或

是革輅親征亦須渡大河親幸澶淵就近易為制
置會合兵馬兼振津濟得臣切以為忠賢之臣抱
道履節執不欲遭時奮取功業措天下于泰山之
安而身享令名哉然萊公非賴章聖淵謀神斷先
發于中而獨以倚成又何以施其力哉至美相濟
嗚呼盛矣

神文朝有議東南漕粟兵夫舟船与盜失之費蓋十
常三四欲募商賈令入粟以實中都三司使程文
簡以為不可万一所入不足必邀增直是商賈必
操其柄其議遂寢

神宗廣景灵宮為原廟列朝帝后前後各一殿咸有
名見于国史元祐初神宗神御殿名曰宣光紹聖
初内相林子中言宣光乃元魏時殿号非所宜名
詔易之議者以為祖宗時凡建一事施一令必下
侍臣博議蓋審處之也或曰此執政寡聞之過也
韓魏公得宰相体時曾魯公為亞相趙閱道歐陽永升
為叅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曰問東
廳文季則問曰西廳大事則自与决之矣

朝制

神宗留意軍器監以侍臣董之前後講寃制度無不

精緻率著為式合一百一十卷蓋所謂辨材一
卷軍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一卷雜物四卷添修
及製造弓弩式一十卷是也

宋次道東京記說八作司之外又有廣備攻城作今
東西廣備隸軍器監矣其作几十二日所謂大藥
青窰猛火油金火大小木大小壚皮作麻作窟子
作是也皆有制度作用之法俾各誦具文而禁傳
文德殿門外為朝堂常以殿前東廡說幕下置連榻
冬氊夏席謂之百官幕次凡朝會必集於此以待
追班然後入近年則不然多萃於文德殿後以至

尚衣庫紫宸垂拱殿門外南廡其坐于幕次不過
十數人而已

予在開封南司會侍御史初入臺而亦令皆赴公叅
開封縣仍呈汴州杖其杖長三尺二寸五分上圭
其半潤一寸二分厚七分下殺而圓長一尺徑七
分於圓處火印汴州杖印四字大約與今之所謂
小杖者不相遠凡決人未嘗用嘗貯于庫御史中
丞侍御初入臺即呈之按梁開平元年以汴州為
開封府此杖殆唐所製也

官制

永裕建尚書省日令僕左右丞洎六曹尚書侍郎
官廳於中壁皆置素屏大書周官一篇自官制以
來惟侍中書令御史大夫左右散騎常侍宗正
卿少卿殿中丞少監丞并未嘗命官制既行省曹
郎官與寺監長貳率互置不必備也如一部中均
命郎中貳員外寺丞均命貳少之類始以寄祿之
階高下序位復有旨以先後至者為次祖宗以來
選人（一）者進士出身為著作佐郎餘人為文選
寺丞謂之京官若佐部再遷秘書丞寺丞再遷太
子中舍謂之升朝官始奉朝請既行官制即無所

所謂京官者惟自丞務即以上然丞務至宣德若
任七寺主簿太學博士兩未丞之類亦得奉朝
請蓋以職事官論也

舊尚書郎中皆重戴官制之後大夫皆不許重戴如
朝請即以下雖通職奉議之類職事為諸司郎中
者并重戴

熙寧間既置檢正官初以館閣及閣任望官者充之
未几又以初入仕者為五房習學檢正官今幕職
官多因唐藩鎮辟置之名所謂兩使職官者節度
觀察判官是也然以選人充之若簽判則京朝以

上故簽書判官所公事又選人作縣曰某縣令京
官以上知某縣事皆恐未正名者也

元豐董正官制如武臣始議易將軍校尉之號竟獨
依旧不復更

永祿董正官制易其稱呼元祐間議者謂無以甄別
流品遂詞人加左字餘人加右字有犯貪墨者
去之予始見法制詞人犯則去左稱右則餘人稱
右者得無耻乎是時知黃州書有犯并去之

國用

紹聖初予備位金部初見戶部支禁中合用司洎在

京百官宗室諸軍并雜支錢以緡計之月率四十
萬諸舍給食糧亦稱是

任人

鄭內翰文游場屋辭藻振時唱名之日同試進士皆
懽曰好狀元神文為之慰悅後將召富韓二公復
相矣因問近侍所以召狀對曰願密遣內侍以采
外議上曰然借如鄭獬作狀元滿庭稱善况命相
熙寧間鄧綰文約由御史知雜為中丞凡七年不遷
唐丞相乘馬故詩人有沙堤新築馬行遲之句裴
武之遭變而晉公獨以馬逸得免至五代則乘檐

子矣莊宗聞呵聲問之乃宰相擔子入內也
本朝近年惟潞國文公落致仕以太師平章重事司
馬溫公始為門下侍郎尋卧疾於家就拜左相不
可以騎二公并許乘檐子皆異恩也

禮儀

幘頭後周武王為四脚謂之折上巾隋大業中牛洪
請著巾子以桐木為之內外皆漆唐武德初置平
頭小樣巾子武后賜百僚綵巾子中宗賜宰相
內樣巾子蓋於裹頭帛下著巾子耳然折上巾以
餘帛折而上繫今謂之幘頭小脚其所垂兩脚稍

屈而上曰朝天巾後又為兩濶脚短而銳者名牛
耳幘頭唐謂之軟裹至中末以後浸為展脚者今
所服是也然制度靡一出於人之私好而已其中
子先以結藤為之名曰藤巾子加褚皮數層為之
裡亦有草巾子者以其價廉士人鮮服後取其輕
便遂徹其褚作粘紗巾近年如藤巾草巾俱廢止
以珠紗為之謂之紗巾而粘紗亦不復作矣其中
之樣始作前屈謂之欵巾久之作微欵而已後為
稍直者又變而後仰謂之偃巾已而又為直巾者
又為上下差狹而中大者謂之梭巾今乃製為平

直中矣其兩脚始則全狹後而長稍多又濶而短
今長短濶狹僅中矣

古人以紗帛冒其首曰為之帽然未聞其制也魏晉
以來始有白紗烏紗等帽至唐汝陽王璿猶服研
絹帽後人遂有仙桃隱士之別今貴賤通為一樣
但徇所尚而屢變耳始時惟以幘頭光紗為之名
曰京紗帽其制甚賁其簷有尖而如杏葉者後為
短簷後二寸許者慶曆以來方服南紗者又曰翠
紗帽者蓋前其頂與簷皆圓故也久之人增其身
與簷皆抹上疎俗戲為笔冒然書生多戴之故為

人嘲曰文章若在尖簷帽夫子當年合裹鎗已而
又為方簷者其制自頂上濶簷高七八寸有書生
步于通衢過門為風折其簷者比年復作短簷者
簷一二寸其身直高而不為銳勢今則漸為四
直者

古以帶為帶反挿垂頭至秦乃名腰帶唐高祖令下
挿垂頭今謂之捷尾是也今帶只用九勝四方五
圓乃九環之遺製勝且留一眼号曰古眼古環象
也通以黑帶為常服者金玉犀則用紅帶著令品
制有差豪貴侈僭雖非經賜之多自服至和皇祐

間為方勝無古眼其稀者目曰稀方密者目曰排
方始於長服之比年士大夫朝服之服撻尾始甚
短後稍長浸有垂膝者今則參用出于人之所好
然而已

芴衣緋紫者以象上誦下直服綠者以槐上誦下方
其制無度象初短而厚俄易長濶皇祐間極大而
差薄其勢向身微曲謂之抱身後復用直而中者
其木芴始亦甚厚合則薄又非槐

國朝製祖宗創金毬文方圍帶亦名芴頭帶以賜二
府乃佩魚又為御仙花帶三名荔枝以賜禁從元

豐四年董正官制自現文殿大季士以上至三師
並服毬文現文殿季士至左閣直季士六曹尚
書翰林季士御史中丞並給御仙花皆許佩魚岐
嘉二王服玉佩金魚至賜玉魚以異之

舊制大宴百官通籍者人賜花兩枝正郎三枝故有
詠外郎遷前行詩云衣添三尺絹宴剩一枝花熙
寧以來皆給四花即官六枝自行官制若寄祿階
雖未至大夫而職事為郎中即宴皆得六花

衣冠之制上下混一嘗聞杜岐公欲令人吏技術等
官少為差別後韓康公又議改制如人吏公袍俾

加襍俗所謂黃義襪者是也幘頭合帶牛耳者然
今之優人多為此服大為群小所惡浮謗騰溢其
議遂止

傳曰惡紫之奪朱然則紫之色可見矣嘉祐染者既
入其色浸漬以油故色重而近黑曰油紫未几英
宗入繼大統秘書丞甄履嘗為繼聖圖著其說後
又為黑紫神宗詔禁止于是乃加鮮赤矣世又目
為順聖紫云蓋色得正

因朝舊制文臣京官方許乘馬出入皇城門其幕職
官以下悉自門外步以入熙寧間選人既習季檢

正又有領編修令式之類者或稟議中堂于是亦
聽乘馬出入皇城門

國家朝祭百官冠服多用周制每大朝會侍祠則服
之襪有帶履用皂草袴衣中單勒帛裙蔽膝袍大
帶草帶方心曲領佩則用石以代珠玉冠有三梁
五梁之別言官刑法官則加獬豸所執各用其笏
如導駕除御史大夫開封牧開封令出各乘車外
他官其冠服而騎永泰紹聖乙亥季秋大享明堂
時二軍器從百官服朝服前一日皇帝致齋御
史臺吏具行礼次第人印給一本至是日則曰積

其佩仍注云屈而結之在廷之臣亦有莫能者其
猜者或讀曰青曰菁余潛告曰當為爭有相頤而
笑者按儀禮作淨字音義与此同

婦人衣服塗飾增損用舍蓋不可名紀今略記其首
冠之制始用以黃塗白金或鹿胎之草或玳瑁或
緞絲羅為攢雲五岳之類既禁用鹿胎玳瑁乃為
白角者又點角為假玳瑁之形者狀猶出四角而
長矣後至長二三尺許而登車擔皆側首而入俄
又編作而為團者塗之以綠浸變而以角為之謂
之團冠復以長者屈四角而下至于肩謂之鞞肩

又以團冠少裁其邊而高其前後謂之山口又
以鞞肩直其角而短謂之短冠今則一用太妃冠
矣始者角冠稜託以金或以金塗銀飾之今則皆
以珠璣綴之其方尚長冠也所傳兩角梳亦長七
八寸習尚之盛在於皇祐至和之間聲隅子黃晞
曰此無他蓋大官簾竦耳

晉公三十六事載某氏女子嫁時之服而篋有袴
衣一襲問其故曰若婦夫家遇私忌服此慰舅姑
耳今止此禮蓋晉公時已廢不用余謂婦變服而
受慰者其服可知矣切講之而未知所從在洛時

聞富弼公私忌褻垂脚襪紗幘頭襜布衫繫藍鐵帶此乃今之釋服禭禫服也余欲行之余弟光輔曰不可聖人緣情制袍蓋有隆殺今歲服禭禫是未嘗從吉也又在閩同官李世美文定之猶子也問所服云何世美曰冠以帽衣白紵衫繫黑角帶訪士大夫家鮮有知此者余以謂傳稱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是則其服少變常服為要

慈聖光獻上仙時禮院議曰所服冠用布四脚衣布袍腰徑麻履宗室及曹氏皆斬衰杖元祐癸酉余使閩秋遇宣仁聖烈之變余令建州吏具如上服

後問他郡皆服斬衰時熊臯守鄱陽乃出錄庚

申禮官議服為得體辛巳秋聖憲肅遺告到安州

余急趨郡中見守相首問所服皆曰斬衰余以為不可時坐客亦有言癸酉中在金陵曾舍人鞏守郡亦服斬衰余以為大非也遺告在京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是暮服也今服斬衰義有所嫌遂用余說後聞他處服斬衰者甚多士而不知禮安可以仕乎

都城內非執政大臣宗室並不許張蓋然宗室之家乘車比至乳保輩乘馬皆張之

熙寧間因內璫馬首以小扇障日後士大夫悉用夫
青縑為大扇或加以青囊盛之用甚其景至從兵
有不能持之者紹聖初中詔禁止遂不用

音樂

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古人
精于音者其感物如此况以舜之樂乎然則百獸
率舞鳳皇來儀不足恠矣故施于人則廢尹允諧
于神則祖考來格嗚呼非舜曷以至此

周相王朴既定樂本朝回用之神文嘗詔和峴等修
焉又有和氏樂神文復命李照別製然所用者惟

王樂耳永豐間永裕遣知音者講律是正遂廢王
樂而用李樂范蜀公以為宮商之不相比乃自制
上之元祐初太常審議率用李樂協律即陳沂聖
與謂予曰王樂高二律是以太簇為黃鍾也范樂
下二律以無射濁倍為黃鍾也其得中聲之合惟
李照樂云

蜀公素留心太樂既居許募工範銅為周釜漢斛各
一枚嘗示予曰此律度之祖也知此則可以知樂
矣又以為今樂之聲宮不足而商有餘故常大臣
休、偃佚於私而是日天子或御便坐以按軍旅

樂之應也遂改制音律上之元祐初下太常議其樂以為聲下而不用

予嘗問聖與曰樂之高下不合中聲何以察之是以積泰定寃生律而知耶聖與曰不然凡識樂者惟在于耳聰明而已今高樂其歌者必至於焦咽而徹下樂其歌者必至于晦塞而不揚以此自可以察之又云今教坊樂聲太高神宗曰見絃者屢絕而易歌者音塞而氣卑遂問其然對曰以太高故也上曰為下兩格可乎樂工拜而謝焉遂下兩格乃兩律矣今教坊與京師悉以新樂從事他處或未用之

臺議

慶曆中衛士之變既就誅矣而言事官乞禁中畜羅江犬子羅注蓋蜀邑也產犬善噬其章云仍舌班尾卷者善也然世以為舌班尾卷者乃曹南犬也御史入臺漏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謂之辱臺錢神文朝一御史供職餘九十日矣未嘗有所論列蓋將行罰焉忽一日削稿拜囊封衆佇聽以為所言必甚大事乃斥御庖造膳誤有遺髮於間者其辭云是何穉若之容忽覩卷然之狀御史

皆以才舉所議如此而無責蓋朝廷務廣言路耳
御史倖薄改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食之語熙寧
初程顥伯淳入臺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
廳向火

忠謹

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間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
時千餘士日講易予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當
世之事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以剛止君也已
乃言及中令趙公相藝祖日上令擇一諫臣中令
具名以聞上却之弗用異日又向中令復上前劄

子亦却之如此者三仍碎其奏擲於地中令輒懷
歸他日復間中令仍補劄碎劄子呈于上乃大
悟卒用其人

富弼公嘗為予言永熙討河東劉氏既下并州欲領
師乘勝收復薊門始咨於衆叅知政事趙昌言對
曰自此取幽州猶熟餽翻餅耳殿前都指揮使呼
延贊爭曰書生之言不足盡信此餅難翻永熙竟
趨幽燕捲甲而還卒如贊言弼公再三嘆謂予曰
武臣中蓋亦有人矣

車駕每出至大慶殿前三館職事官就彼起屋朝奉

郎杜球言永熙幸佛寺塔廟禱雨至大慶三館起
屋因駐輦問曰天久不雨奈何或對天數或對以
至誠必有應一綠衣少年越次對曰刑政不脩故
也上領之而行歸復駐輦名綠衣者問狀對曰某
土守臣犯賊法當死宰相以親則不死某土守臣
犯賊不當死宰相嫌卒死之翌日上為罷宰相天
即大雨綠衣者寇萊公也

寇忠愍遭遇永熙始未至大任然王體國論率預謀
斷一日咨及儲貳寇辭以天下之本非臣所獨知
願博采廷議已而章聖既入春宮三日謁太廟上

遣人伺之百姓觀者皆合手叩額云曰新天子又一
日萊公因對上謂曰建儲本為天下計前日還宮
見有泣者及太子請廟令人察之百姓乃云新天
子便有去朕意萊公於是再拜曰臣賀陛下得人
此亦毅夫云

李文定同丁晉公相章聖以劉介嫉惡議多不合一
日因奏對以笏擊晉公由是并罷相以本官歸班
既而中使押晉公復入中書文定出知鄆州蓋天
禧五年冬也明年改元乾興二月十九日真宗晏
駕神文即位章獻垂簾晉公挾前恨三月貶文定

衛州團練副使宣猷當行制誥稟所以責者晉公
曰此無他春秋之義君親無將漢法所謂大不道
道耳宣猷退思之文定安至是即遂命以別辭然
晉公嘗切齒焉竟增兩句云罹此震驚遂至沉殞
未幾晉公擅移永定皇堂貶崖州司戶復當宣猷
行制於是云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
難逃於漢法予與文定兄之孫朝奉大夫孝廣世
美同戴閩漕世美為予言之

范文正好論事仁宗朝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
文正時尹京乃抗疏列其罪狀上元數夕環步於

庭以箒其事家有藏書預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
純祐等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小人必得罪以死我
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為業既奏神
文嘉納為罷黜內侍聖賢相遇千載矣毅夫云

神文時度厝間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
承平日久守臣或有委城而去者事定朝廷議罪
鄭公在樞密凡棄城請論如法范文正參預大政
事以為不可今江淮郡縣徒有名耳城壁非如邊
塞難以責城守神文膺德寬仁故棄城得減死鄭
公忽謂文正曰六丈欲作佛耶范曰主上富於春

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將以不久矣郟公嘆服

鄭毅夫為三司鹽鐵判官時文禁頗寬略余嘗入省見之張伯玉公達與郟同部余幸數聽二公持論張嘗謂郟曰李邕當則天時面折廷爭衆甚危之李出笑謂人曰不顧不狂其名不彰公達曰古人處已如此何有於富貴哉余嘗心記其說

惠政

鄂州諸邑皆有茶稅民苦之獨崇陽一縣不產茶而民間率藝桑而稅以謙人甚樂輸蓋與周初九河

張公詠登進士第以大理評事知縣事禁民種茶而教以植桑易稅以謙夫賢臣君子所至利民之窮也

詠在崇陽登喜豐亭見人市菜歸呼向之乃田家子也曰若自有地豈力不足以藝蔬耶頽後邑而市之真游惰者於是筮而遣之以淺丈夫論之則為暴政決無罪人矣

記純仁於至和間寧汝之襄城民困徭役蓋籍家貲滿三百千則充衙前之役民間至不敢藝桑者公遇吏民有小過則課本戶罰藝桑各有數人亦不

欺而至今稱之後值營奉永昭計司課買麻履數
萬期會既迫民間雖有金而莫能得履公為科營
婦鬻履者稍增其直予之為約如期而辦又科材
木甚衆公敷於五等戶優估以市之計里之遠近
令以欠輸送公乃設棚於縣宇之前致榻于棚上
公據棚下瞰使民聽唱名而前擁木以立遂令過
人莫之曉蓋於棚榻潛有尋丈之度以視其長短
由是吏胥匠石無一高下其手而民無所用賂當
時畿右諸邑民莫不勞弊獨襄城為不然

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質產不

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臨辱貯水溺之謂
之洗兒建劔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劍之順昌作
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
以俸置醪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婦諭勸其鄉人
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千計生子皆以俞為小字
轉運判官曹捕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一官再任
復為立法推行一路後予奉使於閩予仲寬為婚
家法當避仲寬去予嘗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
郡還邑有小兒數百人迎於郊古循吏也

利疚

事有變古而行之愈久必不廢者如趙武靈王因用胡服捨車而騎秦始皇以隸易篆武后詔父在母暮增為三年之制又有戾古而便時為時所須而不可去者如採山煮海漢之推酤六畜之租唐之間架竹木之稅是也若稽古執義而行一之有所不安如王莽之復井田種綽之建五等房館之用車戰是也蓋徇名則失實放於利而忘義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六路租茶通商以來獨減外歲計三十三萬八千六十八貫有畸湖北獨當十萬二千五百三十一貫

有畸而鄂一州所歛無慮三萬九千餘諸邑之中咸寧又獨太重嘗試訪之其茶凡三名一曰供軍稅茶蓋江南李氏所取以助軍也二曰酒茶乃景德以前因推買縣酒其課利計茶以納後因敗欠遂以其數散出於民三曰市茶景德三年歲荒官許額外貨茶以濟艱食所入既倍而監場官因亦被賞竟不復減議者數乞均此無名之額以入諸邑蓋非通論也夫以一邑之患而欲困諸邑尤無名矣

湖北一路惟安復漢陽三州軍無茶租蓋民不種以

資利耳嘗按茶之起謂之根稅茶蓋以茶株均敷
其多寡而已今水田湖澤之地無茶株而有茶稅
矣又茶園戶坐享厚息以自豐議者欲以所重均
於所輕之邑以所有均于所無之州是大不知為
改者也

安州在唐隸淮南入本朝屬荆湖北路景祐間忽入
京西民間既禁海鹽而食解鹽以輦販之遠頗病
淡食方是時西鄙用師官科索它黃牛皆非山川
所出而俗所未嘗用者於是人情厭苦不安康定
初左丞范雍自延安謫守乃會常入之課以錢五

萬緡歲輸京西漕司復還安州於湖北朝廷從之
民既德公多立生祠然歲課僅足以支費而京
西之輸是增賦也已而有司不勝其困議者不燭
本末或歎乞為京西以行目前之急此非體恤民情
之論也予向為京西漕屬見架閣得割安州為京
西元旨上以京西缺財用為言蓋出於一時苟簡
之議而聽之者亦未嘗圖久計其議輸錢率附漕
舟轉江入汴然後至京西又發運司計兵稍等費
凡受一萬五千緡而京西所得僅三萬五千耳抑
累歲未嘗得之切嘗以壽之郡則王土也人則王民

也何嘗有彼此之限初以五萬緡是買路分爾已
為繆舉為今計莫若曠然捐之則京西無度虛利
而湖北當蒙實惠也

古之圭田取圭潔之義今之職田豈其遺制耶視職
高下以限頃畝著於令甲矣狀郡縣始因其所有
之田而占射之故多寡未必如今今有職田處多
貽民患歲有旱乾水溢官病失其所入往、不受
民訴縱或受之災傷之十不過蠲其四五而已予
切以歛職田之租入於常平會見州縣所得職田
之數以所有均於所無以所多均於所少之處估

直以常平之緡月隨俸以給如此庶幾養廉吏而
息貪污也

安陸郡城枕涓水惟州城基墻皆紫石不為水所嚙
自大安門外至所謂上下津地悉無石每夏潦漲
集水道益東民廬十淪五六矣近歲水徙溢岸即
行西濠識者以謂久必自涓津門由景後門以去
為正河道矣若自大安門外白兆廨院以北石岸
盡處為水約以殺湍銳庶幾保上下津屋人及免
入城之患張全公朝議與子洎士人僧俗同列狀
以訴于州乞置水約州要安陸令而守令皆暗遠

圖而憚于有為第中漕司乞差濠寨漕司果以舊
未嘗有此役為難遂寢其事

塵史卷上

塵史卷中

賢德

寇忠愍范文正二公俱守節施設之迹雖不同而同
為善政故去思在民至今不忘若忠愍則家之畫
像事之止曰相公而不言姓其祠宇在州宅後民
間祈禱無虛日大則刲牲獻樂小則焚紙幣酌酒
而已百花湖中初未有土地文正在任令建廟貌
匠者請神之像于公公曰我即是也乃以公為祠
二公之祠不惟邦人神明之士大夫經過者亦多
造焉官為設醮二公與漢之召杜左其列嗚呼生

澤其民歿列于神可謂盛德

王侍郎古說元憲宋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
洛有一舉人行橐中有不稅之物公問何緣而發
之吏言因其僕告公曰舉人應舉人孰無貨其情
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曰以犯
人乃言官之子也為其父嘗有章及元憲意欲激
其報耳公曰弗可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以罪
而遣之衆服之

牛李之黨唐之名卿才士大夫孰非其徒獨退之卓
然無所附麗樂天以高退不近禍二公各行其所

學可謂一代之偉人

令狐子先安陸御先生也筮仕齊安理椽歲滿還里

卜築於湏溪之南耕釣之外著書彈琴而已時入
城至集賢張君房之第借書布衣林希逸善繪事
乃擬摩詰寫浩然故事以為令狐秋椽雪中渡湏
溪圖其序略曰張侯畜書萬卷椽嘗就閱或假輟
以歸每出入跨羸馬頂戴華陽紗巾着墨袴布履
繫條小童携書篋負琴以隨冬中復未假書時值
微雪飄灑景物蕭索椽渡溪以歸常服外加以皂
繒煖帽委轡長吟曰借書離近郭冒雪渡寒溪聞

者毛骨寒聳是知至人操履卓越風韻體裁乃與
天地四時之氣相參焉先生諱揆云

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礼少從學於
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為人脩清孤潔故當官人號
為連底清元礼加以肅號為連底凍其父處士舜
賓字輔之為鄉里所悅服歲饑出穀萬斛損價以
糶及傍邑有盜其牛者官捕甚急盜窮自歸處士
愧謝厚遺以遺之故歐陽文忠公表其墓具述其
事二宋謂元憲景文

洛人李實景真熙寧初入臺為御史久而未有所言

時鄧綰文約任南床謂李曰當亦有所言否李曰
蓋將言耳然未知何等事鄧曰如某人皆可言也
李乃曰願欲言人不善耶其長孳如此黃好謙幾
道時同在臺後領京西憲嘗會于洛為予言

熙寧初荆公王安石秉政范蜀公議事不合自翰林
學士致仕元祐初司馬溫公既相太師文潞公落
致仕平章軍國重事者皆並進時蜀公居許亦預
召竟辭不來有云六十三而引去蓋不待年九十
九而復來豈云合禮

令狐先生子先安陸名儒也與二宋同時嘗謂郡守
值守出方歸三人遂立於戟門後騶騎傳呼而未
二宋相顧嘆慕且曰我屬至此亦是矣令狐曰何
其隘耶吾輩不出入將相皆不足道後元憲為丞
相景文至八座令狐止於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監
本州稅而終命不副志可惜

度量

知叢州盛大夫武仲文肅公度之孫也謂予曰某閱
王公大臣須有襟量乃可以享其位昔外戚李侯
璋後以右族建節獨襟量容物亦人所難某嘗同

張寺丞諍過南郡時李為留守以其姻家曲相留
者數日俄以後兵乏食告別欲去李曰但令持狀
來當為給半月食糧盛遣使投狀尋判支半月
有一通判李即中東人也抹之曰不得支盛與
張翌日又往告別李曰何言遽行復告以後兵乏
食李曰昨日已支半月盛乃白其狀李大笑曰是
不得即殊無恠怒也盛張相謂曰此公月得俸錢
四十萬正以此身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令軍旅大
閱始出衆遂高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

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謹趙濟畏之龍圖丞崖孫婦也嘗以此事告於韓公、曰當是時某亦不敢措置畏之常為予說

宋元憲繼母乃吾里朱氏也子仲氏景文未第因依外門就學安陸居貧冬至召同人飲元憲謂客曰至節無以為具獨有先人剝鞘上裹銀得一兩粗以辦節乃笑曰冬至喫剝鞘年節當喫剝耳時予先君年未冠處座下常語予曰觀二公屋貧燕笑自若後享名位如此

范堯夫治平中為御史坐言事謫通判安州嘗言康

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遂褰幃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曰誰遣汝来曰張相公遣某來盖夏國相張元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匕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槽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相兄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得體矣盖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耳魏公握其手再三嘆服曰非某所及

知人

齊桓公行甚污辱而為五霸之盛者蓋能用管仲耳
仲死豎貂任事而卒於亂然則賢不肖之損益可
知也

夏英公謫守安陸而書表吏部生者鄰二宋情迹甚
熟凡郡守所欲牋狀多謁二公為之英公恠而問
之曰若嘗學而自為此邪對曰非也乃二宋秀才
之文也英公他日見二宋得其所著大嗟賞英公
守三月而罷謂元憲曰三人下不可就謂景文曰
非等甲不可居後卒如言

蔡文忠齊大中祥符八年登進士第為狀元山東人
賈同亦名士也與公同州部累往謁公值公飲酣
不得見賈乃留詩一絕云聖君寵幸有頭選老母
恩深白髮隨君冠母恩俱未報酒如為患悔何追
公因此戒酒

不遇

魏公少年魏科與宋景文同召試秘閣琬主賦景文
賦獨行於世魏公嘆服景文語客曰既賦琬主又
與韓氏少年同場意甚少之魏公聞之不平景文
後修唐書久之魏公登庸遂請改命歐陽脩分撰

唐紀与志景文出知成都聽以書局自隨既成上之旌賞都畢已而景文召還故有罷郡將還先寄永興梁丞相詩云流滯魚符素領垂十年方喜親彤闈平臺賦罷鄒陽至宣室釐殘賈誼歸疲馬有情依堞嘆倦禽知困傍林飛相君門下餘塵在擁篲應容一叩扉至雍道中被命鄆州不得朝卒於

治家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之本在家、之本在身予謂身之本在言行易家人之卦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是也張全昌朝議為

予言曰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討并門過其舍召其長訊之曰若何道而至此其長對曰臣無他惟忍耳太宗以為然

予昔官洛陽有外醫媪張氏公卿士人家無不列說富鄭公治家嚴整有二子舍凡使女僕輩戒不得互相往來閨門肅如也

場屋

宋景文應舉安陸試仲尼五十而學易賦次日試周成漢昭孰優論景文質其是非令孤子先答以兩可之說既出各舉程文令孤乃以孝昭覺上官桀

謀為優於成王不察四國之流言也景文由是不
擇是年景文首薦曰言雖托於盈庭文不同而如
面蓋謂是也

神文重于選士皇祐五年廷試既考定前一日取首
卷焚香祝之曰願得忠孝狀元洎唱名乃知獬也
故却謝啓曰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

神授

潞公嘗為余言廖淳推官從其兄入京師應舉暇日
於相國寺前得一物取而發其紙視之乃淳化錢
其數十明日淳于王整下第十人及第是為天禧

三年淳本南劍人後居安陸

鄉人傳元憲母夢朱衣人界一大珠受而懷之既寤

猶覺煖已而生元憲後又夢前朱衣人携文選一

部與之遂生景文故小字選哥二公文學詞藝冠

世天下謂二宋

故相劉沆文忠公吉州人鄉薦故十不第年逾四十
不欲復試鄉人共為投納文字迫期強之使就試
已而又預首選明年禮部中選殿試訖一夕夢遊
天字間闈殿上唱云劉沆南斗下立又言北斗下
立覺自占曰曆家南斗司生北斗注死我其死乎

唱名狀元太師王拱壽賜名拱辰沆第二乃悟所夢云
夢天聖八年也

余少時同伯氏從學于里人鄭毅夫假館京師景德
寺之白土院皇祐壬辰是歲秋賦却与予兄弟皆
舉國季進士時已差考試官矣一日院僧德珎者
言昨夢院內南忽有池水中一龍躍而起与空中
有鬪池有勝而歸其時旁院書生有曰某當作狀
元毅夫微笑曰狀元當出此院於是伯氏書僧夢
与日月在於寢室門時八月也明年癸巳春殿却
公果狀元予自東華門送却歸白土院坐定僧乃

取所記夢帖子曰果驗矣

元豐末中書檢正官王陟臣希叔一夕輒夢東華門
外有天部儀衛一金朱車訊云宋朝第四宰相再
訊之云丁丑人希叔蓋生丁丑喜而前瞻見車上
一金字牌乃清源蔡確持正也固生丁丑熙寧已
未入叅大政辛酉登右揆乙丑為首台元祐戊辰
以謫官守安陸嘗吟詩言者以為謗訕貶英州別
駕新州安置竟不還識者以本朝宰相南行者自
盧寇丁丑蔡乃第四矣

予嘉祐四年蒙賜第初行向歲取士第一榜也南省

故合格二百人殿試由考落三十五人比前後累
榜最為人少後蒙朝廷顯擢亦累榜所罕故蔡持
正劉莘老章子厚並拜相安享鄉兩至樞府一為
門下侍郎胡完夫作右摺出守成都還為吏部尚
書以卒如持正莘老並謫死新州子厚追自雷州
司戶得散官徙居桐廬亦卒厚鄉以散官居汭又
遷建昌後得還洛復太中大夫其次至侍從者亦
數人若俞公達吳子中李奉世皆先亡張正甫姚
暉中盛中叔亦以責死豐相之王明叟今俱貶奪
豐居台王居南安蓋寇利保功名自古所難哉

王樂道幼子銍少而博學善持論嘗為予說李邦直
作門下侍郎日忽夢一石室有石床李披髮坐于
上旁有人曰此王陵舍也夢中因為一詞既覺書
之因示韓治循之其詞曰楊花落燕子穿高閣長
恨春醪如水薄閒愁無處看去年今日王陵舍鼓
角秋風千歲遼東回首人間萬事空後李出北都
逾年而卒王陵舍乃近北都地名也

體分

蔡邕獨斷曰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
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群臣士庶相与言

曰殿下閣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云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皇太子言殿下將言麾下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閣下父母言膝下通類相於言足下比蔡所言蓋已詳而有等矣然予觀秦漢間卑對尊者亦稱足下如史謂大王足下者是也則非特通類相於者之言也朕古者上下通稱如臯陶對禹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平曰教朕辭而不聽是也蔡中郎以為至秦天子獨稱之予嘗以為漢以後臣之稱亦止施于君前而相與言猶或卿之若蔡邕謂碩雍曰卿必成遠

至孫楚叅石苞驃騎軍事

初至長揖曰天子遣我參卿軍事陶淵明曰我醉欲眠卿

且去矣如此之類甚衆隋以來不復卿稱惟人主呼其臣則卿之分上下定矣

秦漢時人自稱猶曰臣天子呼公卿亦曰君後則不然惟對君則稱臣然今之人呼他人猶曰某君云者以君之稱加於人非不恭也今世人見稱公則以為重已稱為君則為輕已不知何謂

古人有曰僕馬走者稱謙遜也夫自况曰僕非不卑也稱人曰君又亦云足下非不恭也常觀唐賢如韓退之書凡與人遇尊者則曰閣下與在下者多

云某君足下而又稱曰僕以退之、才識所言宜
不苟者豈習俗之變不能易耶

曰制凡入兩府許薦館職試出身任監司者各一員
樞相王公德用自圃田漫名入長宥密有干薦館
職者王曰以君進士登科所薦應合格矣然某武人
素不閱書若奉薦則色叫矣世以為知言蓋今人
以事理不相當為色叫

學術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禹聞善言則拜子路人告之
以有過則喜夫充季路喜過之心則可以為禹充

拜言之心則可以為舜聖人何遠也善充其所為
而已矣

荀卿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故嘗以為禮義云
於聖人之偽能偽然後能為聖人能為君子嗚呼
卿所論以治人者獨曰禮義是以偽教人也又使
知性之本惡若恬于性而耻乎學偽則奈何是禍
天下之言也至於非十二子則子思孟軻在焉此
韓愈氏醇疵之辨與然可謂大疵小醇也

莊周號為達觀故能齊萬物一死生至於妻亡則鼓
盆而歌夫哀樂均示於七情周未能亡情疆歌以

遣之其累一也或為是份：子揚子雲蕩而不法
信知言哉

歐陽文忠公答李翊性書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
之所罕言也或因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文忠雖
有是說然大約謹所習与所惑及率之者以孟荀
楊之說皆為不悖此其大畧也臨邛計都官用章
謂予曰性學者之所當先聖人之所教言吾知永
叔卒貽後世之誚者其在此書矣

予幼時先君日課令誦文選甚苦其字与詞難通也
先君因曰我見小宋說手鈔文選三遍方見佳處

汝等安得不誦由是知前輩名公為學大率如此
集賢張君房字尹方壯始從學逮遊場屋甚有時名

登第時年已四十餘以校道書得館職後知隨郢
信陽三郡年六十三分司歸安陸年六十九致仕
嘗撰集異記三編科名定分錄七卷儆戒叢五
十卷麈情集十二卷又朝說野語各三篇泊退居
又撰性說二十卷年七十六仍著詩賦雜文其子
百藥嘗纂為慶曆集三十卷予惟嘗最麈情外昔
嘗見之富哉所聞也

今孤先生嘗讀書萬卷自有萬卷錄余嘗見之乃知

先生於世間書無所不見先生所著易說精義晉
義年統諦世愬樂要注默書後隨琴譜兵運要摺
余為兒童時先君令暴書見世愬統律等書後又
從同堂兄聲伯芑假所傳易說琴譜說隨以觀焉
餘訪諸里人蓋鮮有知者

經義

書之為書也本諸君臣而已然治內之政存焉詩之
為書也本諸夫婦而已然治外之事脩焉周之興
也始於太任太妣而已詩曰太妣嗣徽音又曰文
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及其亡也滅

于褒妣而已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曰赫
赫宗周褒妣滅之方后妃之賢也莫不知臣下之
勤勞求賢審官如此而已方艷妻之嬪也上自卿
士司徒下至于宰膳趣馬皆其黨也嗚呼治亂之
來可不察哉

屬王之詩無小雅何也曰以監諤而民不敢作也何
以知之今大雅所載四篇而已皆凡伯召穆衛武
芮伯之作也當是時詩未正也民畏監諤不敢作
故也

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

不及蕙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諸身又象說卦罔不該矣而獨不言眉与頰

傳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則二雅見王政之序也幽王之時小雅尽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當是時也女謁内盛諛邪外興政教不行先王之澤幾息故予現賓之初筵瓠葉作則鹿鳴廢矣頰弁角弓作則棠棣廢矣谷風作則伐木廢矣桑扈作則天保廢矣漸之石何草不黃作則采芣出車杖杜廢矣無將大車作則南有加魚廢矣鴛鴦作則由唐廢矣魚藻作則由儀廢矣采芣

作則湛露廢矣黍苗作則蓼蕭廢矣瞻彼路矣作則彤弓廢矣苕之華作則六月采芣廢矣大田作則鴻雁廢矣蓼莪北山作則南陔廢矣楚茨作則華黍廢矣若厲王則尤變其大者故予觀民勞作則公劉靈臺廢矣桑柔作則行葦廢矣瞻卬作則綿文王有聲廢矣召旻作則棫樸卷阿廢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予於幽厲見之文武先王之遺烈蓋掃地矣

世之說詩者以序子夏所為蓋始于毛公耳班固漢書曰晚有毛公者自以為子夏所傳河間王好之

未得立是也則子夏序詩獨出於毛公而已後漢
衛宏亦以為子夏序蓋襲毛說耳毛承秦火之餘
去古道為近必有所本但今無以考焉或曰孔子
言商賜可与言詩於子夏獨曰起予者商也是說
者之所本歟予以為序非出于子夏且聖人刪次
風雅頌其所題曰美曰刺曰怨曰規曰誨曰
諷曰懼之類蓋出于孔子非門弟子之所能与也然
若閔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
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言耳詳于逐篇自
可以見何以知之大篇之下云有其義而止其詞

康成以為出於毛公之言此可以知矣故詩序止
存一句者若召南則草蟲即風燕、及式微王采
芻撿之素冠小雅出車杖柱等二十九篇大雅文
王大明等一十篇周頌維清等二十四篇魯頌泂
水閔宮烈相三篇商頌玄鳥長發商武三篇皆止
於元題一句蓋非孔子不能作也其餘篇序察其
文勢反復相明自是二公之作明矣抑予於見史
傳齊魯解詩以閔雎本於衽席又曰佩玉不鳴關
雎刺之若韓詩則以汝墳為思親之詩三家者蓋
皆不得孔子真獨毛公得之其自以為子夏所傳

必有傳受之自惜乎世遠莫得而見也
野有死麇之詩曰舒而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厖
也吠婦人服飾獨言悅何也曰按內則注云悅蓋
婦人拭物之中也故居則設於門右佩則分之于
左常以自潔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毋結帨而戒
之皇甫謐女怨詩曰婚禮臨成施衽結帨三命丁
寧是也

易卦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孔穎達以為九為老陽七
為少陽進陽之道也六為老陰八為少陰逆陰之
謂也此乃不然夫大衍不虛一則四十九數不可

用惟用四十九揲之則七八九六之數故以純者
為老九六得純數以雜者為少七八得雜數此自
然之理也

唐李翱作易詮論八卦之性古今說易者未嘗及自
古小人在上最為難去蓋得位得權而勢不能挫
奪以四凶尚厯堯至舜而後能去嘗玩易之夫、
一陰在上五陽并進以剝決柔宜若易然二爻辭
俱險而肆蓋一小人在上故繇曰剛長乃終是也
道生一一生二、生三、生萬物故自道而下數至
於三則天地人之道備矣聖人畫卦始止於三謂

三才之道因而重之乃可以觀爻予觀重卦之內
至於三位則有小成交革之理如乾之九四則曰
乾道乃革革之九三曰革言三就是也惟此而求
其爻則可以思過半矣

泰山孫明復先生治春秋著尊王發微大得聖人之
微旨學者多宗之以為凡經所書皆變古亂常則
書之故曰春秋無褒蓋與穀梁氏所謂常事不書
之義同

臨邛都官外郎計用章傳學著書有迂遺希通二編
尤專于左氏春秋以為凡傳所稱禮也者非禮之
經乃禮之變也方春秋時當舍經而用爻以權宜
從事蓋左氏親受於聖人者如此密學陳襄常有
書辨其非是云

詩話

梁鍾嶸作詩評倚據本根總核華寔枚昭明之所遺
可謂至矣其序云夏歌曰鬱陶乎余心楚詞曰名
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予以
為不然虞書載賡歌之詞曰元首叢脞哉至周詩
三百篇其五字甚多不可悉舉如行露曰誰謂雀
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汝無家何以速我獄小旻

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聽惟述言是爭至於四
日之篇其下三章率皆五字又十畝之間則全篇
五字耳然則始于虞衍于周逮漢專為全體矣
劉氏傳記載煬帝既誅薛道衡乃云尚能道空梁落
燕泥否蓋楊文公談苑載詩僧希畫北宮詩云花
露盈蟲穴梁塵墮燕泥予以為練句雖工而致思
不逮薛也

杜審言子美祖父也則天時以詩擅名与宋之同倡和
有霧館青條弱風牽紫蔓長又寄語洛城風与月
明年春色倍還人子美林花着雨癡脂落水苻辛

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留得暫時相賞莫
相違雖不襲取其義而語脉蓋有家風矣

杜子美善於用事及常語多離析或倒句則語峻而
體健意亦深穩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是也
白樂天工於對屬寄元微之曰白頭吟處變青眼
望中穿然不若杜云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尤佳

古善詩者善用人語渾然若已出唯李杜顏延之諸
白馬賦曰旦刷幽燕夕秣荆越子美驄馬行曰晝
洗頭騰濯渭溪夕趨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馬歌曰
鴉鳴刷燕舖秣越皆出於顏賦也退之曰李杜文

章在光燭萬丈長信哉

莊子曰鵬之徙南溟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爾雅釋風上下曰扶搖老杜下峽詩曰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

逸史載唐李適之罷相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試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適之飲中八仙之一也子美詩曰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世賢蓋用其詩也

白傳自九江赴忠州過江夏有子盧侍御於黃鶴樓宴罷同望詩曰白花浪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

洲句則美矣然頭陀寺在郡城之東絕頂處西去大江最遠風濤難忘何由及之或曰甚之之辭如峻極于天之謂也予以謂世稱子美為詩史蓋實錄也

說文以瓊為赤玉此見人咏白物多用之韓愈雪詩曰若非燭鵠鷺定是屑瓊瑰又馬蹄踏作瓊瑤迹為有詩仙鳳沼未將別有所稽邪豈用之不審也僧贊寧為筍譜甚詳持據古人詩詠自梁元帝至唐揚師道皆詩中言及筍者惟孟蜀時學士徐光溥等二人絕句亦可謂勤篤然未盡也如退之和侯

協律咏筭二十六韻不收何耶豈寧忍其排釋氏
而私懷去取與抑文公集當時未出手不可知也
鄭工部文室將漕陝西徑畫震武後謫監郢州京山
縣稅過信陽軍白雪驛作絕句久而湮沒莫有知
者先君皇祐間尉是邑重書于牌後亦亡郢刊工
部詩集亦無之曰得罪前朝出粉圍五原功業有
誰知年餘放逐無人識白雪關頭一望時

工部在京山又有寒食日徑秀上人房詩云花時嬾
看花來訪野僧家勞師擊新火勸我雨前茶其詩
篆書刻石在縣多宝寺中其棠魏野亦有詩云城

裏爭看城外花獨來城裏訪僧家辛勤旋覓新鑽
火為我親烹嶽麓茶蓋詩人寫興多同

仁宗嘉祐末宴群臣賦賞花釣魚詩群臣奉和丞相
韓魏公詩曰輕雲閣雨迎天伏寒色留春入壽盃
鄭武仲侍郎嘗從劉賓學賓有父尤善于詩嘗云人
從別浦經年去天向午蒸儘眼低鄭詩有江橫塞
外悠々去天落秋邊處々低語句驚人蓋出于藍

慶曆間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許唐人之詩云太白仙
才長吉鬼才其餘不盡說也然長吉才力奔放不
驚絕俗不下筆有雁門太守詩曰黑雲壓城々欲

摧甲光射日金鱗開王安石曰是兒言不相副也
也方黑雲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乎

王安石作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
城下避世不獨南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詞意峭
拔高出古人議者謂二世致齋望夷宮在鹿馬之
後又長城之役在始皇時似未盡善或曰槩言秦
亂而已不以辭害意也

王安石集四家詩不取韓公符讀書城南何也予曰
是詩教子以取富貴宜荆公之不取也有子賢與
愚何其掛懷抱淵明獨不免子美之譏况示以取

富貴哉樂道以為然

閩中鮮食最珍者所謂子魚者也長七八寸闊三二

寸許剖之子滿腹冬月正其佳時莆田迎仙鎮乃
其出處予按部過之驛左有祠謂之通應祠下有
水曰通應溪潮汐上下土人以鹹淡水不相入處
魚最美比見士人詩多曰通印安石送元厚之知
福州詩曰長魚俎上通三印新茗齋中試一旗閩
人謂茶芽未展為槍展則為旗至二旗則老矣
王銍性之嘗為予言曰王荆公嘗集四家詩蔡天啓
嘗問何為下太白安石曰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

色蓋什八九

鼎州武陵縣北二十里有井泉寺行人多謁為寇萊
公徃雷州凡題三十字曰庚申年秋九月平仲南
行至井泉院僧以詩板示予征途不暇吟咏代記
年月後丁晉公謫朱崖過寺題云翠影疎々度波
光瑟瑟凝帝家金掌露仙府玉壺冰曉鉢侵星汲
宵厨向月澄豈豈蠲肺渴灌頂助三乘因而至寺
者多所賦詠如殿中丞范諷詩云平仲酌泉曾賴
轡謂之禮佛向南行山堂下瞰炎蒸路轉使高僧
薄罷榮又刑部郎中崔繹詩云二相南行至道初

記名留咏在精廬井泉不洗天涯恨留與行人鑒
覆車可謂言婉而意遠矣

穆伯長為巨盜詩斥故相丁謂也予因舉于史蹟思
遠思遠曰此松伯長之道有累矣

全孤先生曰唐白傳以丞相李德裕貶崖州為三絕
句便不免世人訾毀予以為詩三百皆出聖賢發
憤而為又何傷哉後嘗語於客會安陸令李楚老
翹叟在坐上曰非白公之詩也白公卒於李貶之
前予因按唐史會昌六年白公卒是歲宣宗即位
明年改元大中又明年李貶蓋當時疾李者託名

為之附于集詩曰樂天嘗在蘓州日要勸須教用
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昨夜新
生黃雀兒飛來直上紫藤枝擺頭撼腦花園裡將
為春光總屬伊田園不解栽桃李滿地惟聞種蒔
蓂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昭帳歆寬誰予觀其詞
意鄙淺白為雜律詩譏世人故人得以輕教之
慈聖光獻皇后以元豐庚申十月二十日上仙是夕
永禧召執政近臣入侍聖容其年春上幸西池慈
聖以珠盤感馬鞍遺上上自池乘以歸慈聖好植
花多乘小輦遊苑中上常扶持之所居殿曰慶壽

在福寧之東是夜毀香閣垣為百官入聽遺告庭
中有二小亭金書牌曰賞蟠桃賞大椿明年三月
將奉山陵詔百官各進挽詞二首故相王珪曰誰
知老臣淚曾泣見珠襦王存時為從官曰珠韉錫
御思猶在玉輦親扶事已空予亦例進曰春風三
月暮寂莫大椿庭百官有云東朝蓋斥慶壽也
永叔早朝詩曰月在蒼龍關角西甚美然予按漢之
四關南曰朱雀北曰玄武東曰蒼龍西曰白虎今
永叔詩意蓋以當前門關狀蒼龍故云月在西也
蓋不用漢關耳

南豐曾阜子山嘗宰斬之黃梅數十里有烏牙山甚
高而上有僧舍堂宇宏壯梁間見小詩曰李太白
也夜宿烏牙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声語恐驚天
上人布衣李白但不知其是太白所書耶取其牌
歸于丞相吳正憲公李集中無之如安陸石巖寺
詩亦不載

推文公多用州縣日辰之類為詩近見人亦為藥名
詩者如訶子縮砂等語不惟直致無是假借天不
工耳里人史思遠善詩用藥名則折而用之如夜
坐句曰坐來夜半天河轉挑盡寒燈心自知此乃

魯望離合格也思遠幼孤從令孤先生學詩有唐

人風格贈惠秀云坐禪猿鳥看談易鬼神聽尺題

朱氏園云花分先後留春久地帶東南見月多故

壽陽朱炎節判贈詩曰古人不到處吾子獨留心

吾友頓隆師嘗言願延年五君詠至阮始平曰屢屢

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麾去也咸為山濤麾出杜牧

之歌把一麾江上去即旄也蓋誤矣全以為麾即

毛也子美亦曰持旌旄之句杜牧不合用一麾耳

朱元瑜長官好為詩予少時聞人誦嚼梅香襲齒攀

柳綠藏巾予欲慕鄉人詩恨無朱詩廖獻卿大夫

謂予曰某少嘗同筆硯得其詩二百餘篇當錄以奉寄獻卿別未幾不幸早卒自子還里屢訪諸廖所謂失令詩者莫得之

世言七言詩肇于拍梁而盛于建安考之豈獨拍梁哉鄘風曰送我乎淇之上矣王風曰知我者謂我心憂鄭風曰還子授子之粲兮齊風曰遭我乎孺之間兮又曰尚之以瓊華乎而魏風曰胡取禾三百塵兮豳風曰二之日鑿冰冲三之日紉于凌陰小雅曰以燕樂嘉賓之心又曰如彼築室于道謀大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昔

也日關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頌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又曰予其懲而忘後患儀式刑文王之典又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楚狂接輿歌曰今之從政者殆而項籍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矣騶不逝漢高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此七字之濫觴也然則拍梁之作亦有所祖襲矣唐劉存乃以交：黃鳥止于棘七言之始蓋合兩句以言謔也

予熙寧初調官泊報慈寺同院陽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忘名所為詩見其清苦平淡有古人風不能

傳抄其過杜工部墳一詩云水與汨羅接天心深
有存遠移工部死來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風騷
共一源江山不受弔寒日下西原

唐元微之何處春深好二十篇用家花車邪韻夢得
亦和焉予亦和之寄黃雲叟以書古人用韻未盡
知白樂天春深貧賤家荒涼三徑草冷落四隣花
又如妻愁出賃車之語烏足稱哉

張頌公美穎昌人舉進士不第嘗館于吾家義方齋
畏謹自律讀書外口不及他事然好吟詩曰人散
鞦韆閒掛月露零蝴蝶冷眠風全不類其為人嘗

誅唐君臣得失之迹與其治亂之辨可為世鑒者
凡百篇元豐末至京師欲上之會永裕不豫囊其
書歸有志而不達

予弟光輔隣臣即以經行應詔元祐丁卯賜第歸未
幾日出墜馬傷甚十一日而卒年四十八王公亮
明道挽詞曰足穀醫還驗占桑夢已靈衆咸推服

論文

楚詞招魂大招其末盛稱洞房翠帷之飾美顏秀頰
之列瓊漿載美之烹新歌鄭衛之娛日夜沉湎與
象牙六博之樂天所以警楚者深矣其卒之魂兮

歸來正始昆尺言往者既不可以正尚或以解其
後耳又曰賞罰當只尚進士國家為只尚三王只
皆思其來而反其政者也

王羲之蘭亭三日序世言昭明不以入選者以其天
朗氣清或曰楚詞秋之為氣也天高而氣清似非
清明之時然管絃絲竹之病語初而複為逸少之
累矣

梁任昉集秦漢以來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錄起自
詩賦離騷至于藝約八十五題可謂博矣既載相
如喻蜀不錄揚雄劇秦錄解嘲而不收韓非說難

取劉向列女傳而遺陳壽三國志許至韓柳元結
孫樵又作原如原道原性之類又作讀如讀儀禮
讀鵲冠之類又作書如書段太尉逸事訟如訟風
伯訂如訂樂等篇嗚呼文之体可謂極矣今略疏
之續彥昇之志也任昉以三言詩起晉夏侯湛唐
劉存以為始於鷺子飛醉言歸任以頌起漢之王
褒劉以始於周公時邁任以檄起漢陳琳檄曹操
劉以始於張儀檄楚任以碑起於漢惠帝作四皓
碑劉以管子謂無懷氏封太山刻石紀功為碑任
以銘起於始皇登會稽山劉以蔡邕銘論黃帝有

金凡之銘其始也若此者尚十餘條或討其事名
之因或其成篇而論雖有不同然不害其多聞益
顏氏家訓亦是以為良至論文章以游夏孟荀枚乘
張衡左思為狂而又詆忤子雲吾不取焉

李善注文選最為該洽然潘岳閒居賦曰周文弱枝
之棗房陵朱仲之李善以周文房陵未詳予嘗讀
王子年拾遺曰北極有峯岐之陰多棗木百尋其
枝莖皆空其實長尺核細而柔百歲一實夫岐乃
周文所居又素枝葉皆空核細而柔任昉述異志
曰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八所李尤果賦云

三十六園朱李是也由是知岳賦所用蓋出此

吳興姚鉉集唐人所為古賦樂章歌詩讚頌碑銘文
論箴表傳錄書序凡百卷名文粹予在開封時長

子渝遊柏國寺得唐漳州刺史張登文集一冊六
卷權文公為之序其畧曰所著詩賦之外書啟誌
記序述銘誄合為一百二十篇又曰如求居寄別
懷人三賦與證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儻有
繼梁昭明之為者斯不可遺者也然所得書肆錄
板緣六十六篇蓋已止其半抑觀文粹並不編載
由是知姚亦有未見者予續文粹之外登之文以

至金石所傳哀而錄之以廣前集今病矣不酬其
唐柳冕嘗言文章當以氣為主而世以為賦者古詩
之流亦足以觀其志如王沂公作狀元殿試有物
混成賦其間曰得我之小者散而為草木得我之
大者聚而為山川此有陶鎔品物之度後果為相
范文正賦金在鎔曰若令區別妍媸願為軒鑑儻使
削平禍亂請就干將人以為有出將入相之器果
為名臣

里人傳宋景文未第時為學于歐陽僧舍連處士因
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予最好大誥故景文率多

謹嚴至修唐書其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歎

宋景文公始獨撰史歲月雖久而書蓋將成後文忠
分撰紀志今與景文所撰列傳共行于世是也然

景文亦自撰唐紀与志家藏其稿世莫得見

范蜀公既謝事家居以著東齋紀事大意見序

王勃滕王閣序世以為精絕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
水共長天一色予以為唐初綴文競尚南朝徐庾
辭故駱賓王亦有如此等句庾子山三月三日華
林園馬射賦序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
一色則知勃文蓋亦出此

李觀泰伯臨川人以文學名于時晚年著李氏常語
大斥孟子以為教諸侯叛若孔子猶不免莊周之
論况孟子哉

嘉祐中海南貢一角獸高大如吳牛身皆肉鱗傍置
一羊每擊其羊聞其聲則方飲訖彼蓋以麒麟進
也神文目為異獸然世有山犀士有賦麒麟者以
示鄭獬內相其詞曰挺一角於額上毅夫謂予曰
此正如班固書張蒼晚年口中無齒也

碑碣

安陸之東三十里乃唐許氏之塋域俗謂之相公林

舊有孝昌公碑高六七尺濶三尺餘白石也吾聞
石白者不泐村民輒異之或遇水旱則就禱焉治
平中縣令張整言于太守周君燮且以為玉碑輦
而視之非玉也樓鄉校之南廡已而有欲用者方磨
去十餘字會鄭獬以內相還里卜塋處止之得不
盡滅其文字後余遊官歸見其碑志為人磨治惟
其額有書大唐孝昌公許君墓碑九字甚恨無墨
本以藏親友朱又叔見予屢嘆乃出一本以遺予
所存者序四百字銘二百六十八字耳文多缺落
於序為甚其可讀者有曰先王宅土秩懿親而建

候我后得人均閩河而作牧七年入朝加授太中
大夫使持節冀州刺史云云履直道于朱繩昭全
形于白壁抑貪競之俗息決二天屏推右之門威
如重燎又曰行趨露冕之襜坐列交衢之棘二年
有詔追遷太僕少卿又曰長史公以儀鳳三年正
月日薨于汾州之官舍春秋六十有二又曰嗣孫
崇藝易州司馬互回軍使英姿外發灵鑿内融又
曰趨毅粹之鄉閩用標幽隴何止常孟之光緒祖
德垂裕後昆劉寬之傳芳故吏式昭往烈崇藝崇
述崇烈云云銘曰炎罔括地姜派統一融斤運大

太岳飛烟緝詣帝若業冠象賢穎滙涵珍箕山韻
宝儀刑邦幹經綸天造華陽啓國襄城訪道漢劍
舒蓮周珪映藻運移赤野威懷楚望八翼飛止三
刀集貺英莛早舉仁風晚暢丹水擢罔黃星昭亮
恩狎聖齒績參龍躍錦旆雲道實享天爵青蒲奏
晴赤野馳英陸刺神兕水暗奔鯨闕區恩暴夏口
先鳴晋俗康阜軒轡澄清金根按禁許謨鶴省蘭
錡畫殿鈎陳夜警軍容甚泰王功載靖地軸東距
天津南渡狼望云云得臣按唐書許紹唐初為峽
州刺史封安陸郡公以破蕭銑功擢其子智仁為

温州刺史智仁初以勲封孝昌縣公紹卒繼守夷
陵終涼州都督用是攷之此碑乃智仁之墓碑也
卸處後安陸人也相唐高宗嘗為中書侍郎既終塋
于州西南三十里慶曆中太守枝理孫公甫之翰
嘗命令狐子先為文將鏡石立于須律之例以表
之會溫成張氏方以修媛寵貴之翰畏諫終不立
議者或訊其太忌元豐中滕甫元發守是邦將罷
任又為文刊石以遺安陸令俾建諸道左未幾故
相清源公蔡確謫知州事暇日有十絕云矯名
臣如甌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嘆
息思公俯碧灣是時寧行聖烈皇后垂簾坐是訖
上竄嶺表以卒其滕公所刊之石今尚委于介解
之門

治平中予令岳州已陵州有岳陽樓、上有石刻倒
謝仙火三字其序述慶曆中華容縣一日晦冥震
雷已而殿柱有此太守滕公宗諒子京問永州何
仙姑答以雷部中神昆弟二人並長三尺鐵筆書
之然予在江湖間人多以仙為名又其字類世所
開者孫載積中宰吳興德清新市鎮覺海寺殿宇
宏壯其碑云皆唐時所建巨材髹漆積久剝落見

倒書迹曰謝均李約收利尺十餘字去地三二尺
以紙墨榻之與岳陽字大小一同積中因曰夫伐
木于山者其火隊既衆則各刻其名以為別耳九
記木必刻于木本營建法本在下故倒書由是知
仙姑之妄也

岳陽西瀕大江夏秋洞庭水平望與天際而州步無
艤舟之所人甚病之慶曆間滕子京謫守是邦嘗
欲起巨隄以捍怒濤使為弭楫之便先名曰偃虹
隄求文于歐陽永叔故述隄之利詳且博矣碑刻傳
于世甚多治平未予宰巴陵首訪是隄郡人曰滕

未及作而去

予元祐丁卯假守唐州唐時治今比陽縣後徙泌陽
今治是也按開元間李適之嘗為唐州刺史既去
有德政碑乃張九臯之文九臯蓋九齡弟其碑先
自比陽輦置今之都廳予嘗閱之因求其新舊史皆
不載適之為是州刺史不知何也適之其字也名適
之宗室之賢者也

令狐先生既卒門人史驥思遠謂太子中允句諶信
道銘其壙又求于曹外郎阮逸天隱為文以表之
天隱與令狐同年福唐林逸書襄陽孟逸篆額史

號為三逸碑

書畫

王右軍書多不講偏旁此退之所謂裁之俗書趨姿媚者也

武功蘓泌進之子美子也任湖北運判按行至鄂予時守郡蘓出其曾王父國老所收杜牧之村舍門扉之墨迹隱然突起良可怪也其所書日暮春日遊明月峽故留題前雲紉史杜牧從前聞說真仙境今日追遊始有因滿眼山川流水在古來靈跡必通神國老云杜罷牧吳興逝長興之明月峽留

字於村屋門扉至今二百年予壬子歲宰烏程聞此說託陳驥往彼得之字辭道媚隱出木間真希世之墨寶也予按唐史未嘗為湖州督郵藩鎮授之官予奉使閩部建安北郊一吉祥寺前有軒東楹之柱慶曆間蔡君謨題之其字隱然而起因思段成式說文身事有得髑髏涅文墨入骨者豈松煤所漬能然乎

郭忠恕僑寓安陸郡守求其畫莫能得因以德屬所館之寺僧時俟其飲酣請之乃令濃為墨汁悉以潑漬其上亟携就澗水滌之徐以筆隨其濃淡為

山水之形勢此與封氏聞見所說江南吳生盡同
但被尤恠耳

辨誤

論語子路從夫子而後遇荷篠丈人止子路宿殺鷄
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此一句當在至則行矣
之下簡編差誤而然也蓋子路既不見其丈人曰
告二子以不仕無義云々也不然豈無人而與言
哉孟子最為全書然滕文公問為國此篇疑有簡
策之誤蓋與畢戰問井地參雜而然也若夏后氏
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當與國

中什一使自賦為相比若詩云兩我公田至雖周
亦助也當與方里而井至所以別野人也為相比
若鄉田同升至百姓親睦當與設為庠序至小民
親于下為相比若世祿滕固行之矣當與鄉以下
必有圭田為相比而其間察其文義頗有脫略使
三代之法不得全見于後世良可惜哉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云々從許子之道則市價
不二從字上蓋脫一曰字讀者可改而知也康章
謂陳仲子為廉士孟子曰充仲子之操蚓而後可
又曰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繼之曰仲子所屋

之室伯夷之所築欤予以為黃泉字下當有脫句
子弟讀焉當詳考之

荀子仲尼篇曰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儻也楊氏注云
炊與吹同儻當作僵可以氣吹之則僵予以為非
也儻與竟同炊乃爨也以為危辱之事可立而待
也炊爨而盡猶之所謂一餉間也

予守官洛中伊闕陽熊耳山在洛河南去數十里不
知禹貢何以謂導洛自熊耳君寔曰昔有兄子主
簿虢州盧氏縣邑中自有熊耳山正洛水所出也
予曰考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驤舉山東北

過盧氏縣南酈善長注云路出家嶺山東北徑獲
興川又東徑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句熊耳博
物志曰洛出熊耳蓋開導其滯者是也按此即洛
亦非正出於熊耳蓋禹始導於此爾予按伊陽之
熊耳乃山同名者史始敗赤眉積甲與熊耳齊者
即此山也在洛矣

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川江漢其浸潁湛鄭氏云潁
出陽城宜出豫州在此非也杜子春云湛或為淮
得臣按酈善長汝水注云湛水出犍縣北歷魚鹵
山下為湛浦春秋襄公十六年晉伐楚敗績遂侵

方城之外今湛水之北有長阪即湛水以名也周
禮荆州其浸潁湛鄭元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考
則不乖其土言水則有符經文矣

汝水又東南徑定陵縣水右則漁水左則溝水出矣
自定陵縣北通潁水于襄城縣鎮潁盛則南播汝
洑則北注得臣以為九州之荆乃今襄陽也方城蓋
其北境矣二水之泛溢其浸則在荆猶之江出于
岷山漢源于嶓冢其川盛于楚也

吳松江有洞庭山韋蕪州詩皮陸唱和所言洞庭及
近時子美詩曰笠澤魚肥人膾玉洞庭橘熟客分

金皆在吳江矣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者即鄧善
長注水經云洞庭之陂乃湘水非江水蓋斥此湖
耳比見岳州集古今題詠刻石龕于岳陽樓如蘇
州皮陸子美之屬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不考也
竟陵荆渚間撩漢江築堤以障泛水彼人謂堤曰提
說者以為自高氏據其地俗避其姓所諱故不曰
堤爾予嘗疑其不然比見李肇國史補乃云今襄
陽人呼堤為提閔中人呼稻為討皆訛謬所習也
由是知諱姓之說為妄矣

今郢州地名石城乃晉石城戍也子按永武帝孝建

元年分荊州之江夏竟陵武陵天門湘州之已陵
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陽七郡立郢州治江夏南
史孝建以來稱郢州者即江夏也今秦鳳憲枚理
張舜民芸叟先謫監柳州鹽稅過鄂書與通判吳
子勉廳壁詩云但見石城多草木芸叟邠人博學
有文蓋邠去郢秦楚之異遂以鄂為今郢矣其詩
併錄于此曰汀洲露白葉番黃獨上南樓寫興長
但見石城多草木足知江夏有興亡朱絃只解悲
流水黃鶴猶能返故鄉莫道楚魂招不得試將蕪
累過三湘

京師謂人神識不類者呼曰乾予因詢一書生厥義
云何曰乾陽數九九者不滿足耳後予見揚子方
言稱齊人謂賊曰虔因知乾乃虔傳曰虔劉我邊
鄙蓋賊殺之義也然則世俗俚語多有兩本但不
能究繹耳

呂氏春秋白圭曰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以彊惠子
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有新娶婦者孺子操蕉火而鉅
新婦曰蕉火太鉅今惠子過我尚新其說我太甚
者惠子聞之曰何事比我于新婦乎按今之尊者
斥早者之婦曰新婦早對尊稱其妻及婦人凡自

稱者則亦然則世人之語豈無所稽哉而不學者
輒易之曰媳婦又曰室婦不知何也

凡言木之巨細者始曰拱把大曰圍引而增之曰合
抱蓋拱把之間總數寸耳圍則尺也合抱則五尺
也莊子曰櫟社木其大蔽牛擘之百圍疏云以繩
束之圍麓百人是也今人以兩手指合而環之適
周一尺杜子美武侯廟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
黛色參天二千尺是大四丈沈存中內翰云四十
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也然沈精于算數者
不知何法以準之若徑七尺則圍當二丈一尺傳

曰孔子身大十圍夫以其大也故記之如沈之言總
今之三尺七寸有畸耳何足以為異耶周之尺當
今之七寸五分

陝州靈寶縣之西有澗曰洪溜自東南直注西北入
于河平時可涉遇漲湍暴不可以舟予預脩本州
投書洪溜澗水手回然不知其名之因也比見水
經云按上名有鴻臚園池是水津渠泐注故謂斯
川為鴻臚澗於是知洪溜語之訛也

白兆山最安陸之勝處郡西三十里頗多靈跡中有
楷師崑世傳楷師疏維摩徑有白氣之異山因侍

名故賦詠之士未嘗不為言若令狐子先請善先
長老住白兆寺書曰高宗朝神楷師作維摩疏于
嵩下感白氣之兆上属于天因而得名亦習傳聞
失之討論也周書于翼傳建德二年出為安州總
管屬大旱瀆水絕流舊俗亢陽禱白兆山祈雨翼
遣主簿祭之即日注雨用是知白兆之名舊矣

安州應城縣有五茹山寰宇記輿圖徑并作茹字併
作加字竊疑之訪居人其山起于平地袤可二里
高可數仞無峯巒特起之勢皇甫子固謂予曰五
當作伍下蓋楚之著姓此山蓋伍氏所居當作伍

家山今亦有五落五家聚落也孝昌東北有大伍
山小伍山寰宇記以為兩山疊嶂遠望若行伍然
恐亦俗傳也

予使閩自江西之建昌遂抵昭武乃隸閩部其所謂
飛猿嶺者昭武之西北境也過是嶺即至于峭石
鋪嘗按謝靈運詩云朝發悲猿嶠暮宿落消石謂
其山高石落而消也今為飛猿峭石蓋歲久俗傳
之訛耳

世多言唐以張萬歲久任牧馬之政故閩人輩辨馬
之老小不曰歲而以齒目之蓋避萬歲名也夫豈

然哉按周禮馬質之書其齒毛與其價又曲禮曰
齒路馬者有誅穀梁曰晉獻公以屈產之乘假道
于虞荀息牽馬曰齒加長矣戰國策曰夫驥之齒
至矣由是知自古言馬歲必以齒非自唐有所諱
禹貢曰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孔安國云亭灘出
桐柏經陪尾班固地理志亦具此而顏師古乃曰
陪尾在安陸東北今按安陸部石村之西俗號為
橫山者陪尾也自在郡西北一舍之外班固之言
東北誤也

杜子美李潮八分歌曰苦縣光和尚骨立筆法瘦硬

方通神按神仙傳老子苦縣瀨鄉人又讀漢書稱
威帝夢見老子命中常侍左官于瀨鄉致祭詔陳
相邊韶立祠兼刻石即蔡邕書也今考威帝紀年乃
建興光和蓋靈帝時年號豈杜詩乃後人傳寫之誤
耶或者以為今毫有太清殘缺碑猶有光和二字
又不知太清之名始于何代兼譙去苦縣尚兩舍
即非邊韶所刻石也

子美同谷七歌曰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
脛或曰以黃精當作黃獨遂援本草芋魁注注釋
以為証此皆惑于多聞好奇之過也藥錄云黃精

止飢杜以窮冬採此無所獲必遷就黃獨耶又以
白雪為春雪此尤為乖謬杜自十月發秦州十一
月至同谷十二月一日離同谷入蜀詩中歷歷可
考蓋未嘗涉春也

世言子美卒于衡之耒陽故寰宇記亦載其墳在縣
北二里不知何緣得此唐新書稱耒陽令遺白酒
牛肉一夕而死予觀子美僑寄已峽三歲大曆三
年二月始下峽流寓荆南從泊公安久之方次岳
陽人之方次岳陽即四年冬末也既過洞庭入長
涉乃五年之春
四月遇臧玠之亂倉皇往衡陽至來陽舟中伏枕

又畏瘴復沿湘而下故有回擢之作末云舟師煩
爾送朱夏汲寒泉又登舟將適漢陽云春色棄汝
去秋帆催客歸蓋回擢在夏末此篇已入秋矣繼
之以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云北歸衝
雨雪誰憫弊貂裘則子美北還之迹見此三篇安
得卒于耒陽耶要其卒當在潭岳之間秋冬之際
按元微之子美墓志稱子美孫嗣業啓子美柩襄
袝事於偃師途次于荆拜余為志辭不能絕其係
略曰巖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棄去
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近時故丞相呂

公為杜詩年譜云大曆五年辛亥是年還襄陽卒
于岳陽以前詩及微之志考之為不妄但言是
年夏非也

退之有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此篇常病難
讀蓋多脫漏予親家李勉之收永叔王原叔宋子
京三公所傳韓文最為全本悉多是正于是知此
篇乃脫八字自湜也困公安不自閑蓋閑字下脫其
閑二字又擗撥糞壤下脫一間字又字下又脫糞
壤尺三字其後豈有減字下脫不臧二字讀之者
可以考焉至于他詩亦多是正此不悉也

明義

可以死可以無死：傷勇人之于死也何以知可不
可哉蓋古之人視義以為去就耳予嘗曰死生之
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聞而謂
予曰義無對

塵史卷下

姓氏

譜牒不脩也久矣晉東渡五胡亂中原衣冠流離而致然也夫京房之先姓李也牛洪之先秦姓也竦之後乃為東是之後乃為氏閩中人避王審知而沈氏去水而姓尤南中多危氏有惡其稱者或改為先如此類甚多况元魏據洛諸虜喜中原之姓擇而冒之者益衆則譜不可以不知也

古人凡著文集其末多載系世次一篇亦子長孟堅叔傳之此也唐時尚多姓譜之學今或罕言歐陽

文忠公蘓洵明允各為世譜文忠依漢年表明允
放祀大宗小宗為次雖例不同皆足以考其世次
也切惟文忠以為不知姓之所自而昧昭穆之序
則禽獸不若也其譏訶亦至矣然歐陽氏得姓凡
幾年其間文學之士蓋亦多矣文忠始為之譜斯
言恐未為得也

古器

應山平靖關之南澗水盤紆隨山而行一日暴雨村
民得小鼎于澗側銅為之色如塗金兩耳三趾
皆空中可受五升甚輕民言山助有鼎痕十數皆

為水所漂止得此耳連度君錫得之甚愛以為華
而不侈質而不陋後歸永叔

予友郭惟濟君澤居孝昌之青林暑雨後斜日射溪
磧燭有光牧童掬取之得一陶器鉢圓色白中虛
徑六七寸一端隆起下生輪郭一端繞邊列以齒
齒仍缺十二以為枕也不可用忽得所安齒距地
酌水於輪郭間陰起處可磨墨甚良方知古硯容
有陶者君澤嘗謂予曰柳公推云某卅磁硯為最
佳予時年少不能盡記今追憶書之

安陸石盞村耕夫得宿藏一鏡光明瑩然不為土所

蝕視之可見十餘里外草木人物三人者互欲得之遂破三段猶照歎里不知何世物

雲夢縣楚王城左右人時得編鐘佩印刁斗昂鏡之屬不可勝紀

風俗

仕非為貧有時為貧今不然為貧者多也予初仕聞仕宦者相與告語曰某所有賤田某所供給厚可仕也後悉通藉朝堂之論亦然用是知為貧多也洛人凡花不曰花獨牡丹曰花晉人凡果不言果獨林擒曰果荆人獨橘亦曰果

朱亥墓在都城南過所謂四里橋之道左旁有祠垣宗甚全木亦茂呼為屠兒墓園清明則衆屠具酒肴祠之出於人情也

四方下同風甚者京師尤可笑古者婚禮合鬢也以双盃練絲連足夫婦傳飲謂之友盃媒氏祝之擲盃于地驗其俯仰以為男女多寡之卜媒即懷之而去喪事貧不能具服則賃以衣之家人之寡者當其送終即假倩媪婦使服其使同哭諸途聲甚淒惋仍時自言曰非預我事

閩中呼梯為陟、階之訛也鞋為脚、屨之訛也世

言閩蜀同風孫充憲作北夢瑣言以為不同大畧
引蜀有不仕之類以為異孫蓋蜀人也故主其鄉
風今讀書應舉為浮屠氏並多於他所一踳雖不
同相逢則曰鄉人情好倍密至于親在堂兄弟異
爨民間好蠱毒者此其所同者則知古語之傳蓋
不虛耳

閩中主子既多不舉其無後者則養他人子以為息
異日族人或出嫁女爭訟具訟財無虛日子漕本
路決其獄日不下數人夫投己子至于後世獄訟
不已豈非天戒歟

汶上多士族有雌黃人物會於州吏茶肆過者必有
惡名以加之初但相顧舉吻而已在仕者到仕已
日已得一名矣號曰猪嘴閑推其巧能名者為閑
使次有判官幹當公事

奇異

寇萊公貶死雷州櫬還洛陽過荆之公安民迎祭哭
挿竹標紙錢竹盡活成林邦人神之號相公竹剝
敬原父王陶樂道各為文刻石志其事

安陸有念佛鳥小於鴟鴞色青黑常言一切諸佛張
齊賢相謫守郡日作古詩二篇元憲宋郊詩曰鳥

解佛經言予少時聞之近時罕聞矣豈夫造物亦
有時耶

盛事

國史補載苗夫人近代婦人無比今晏夫人丞相元
憲公之子富鄭公之室馮太尉之外姑馬夫人父
尚書也夫丞相司空呂端也四子長侍讀次樞密
次丞相司空次戶部尚書魯夫人父太師簡肅公
也其舅呂申公也夫丞相司空也子希純中書舍人
塔翰林學士范祖禹也
蘇子容言士大夫三世登科者蓋有未有一朝者獨

劉沆天聖八年其子待制瑾皇祐五年其孫輔治
平元年並及第皆在仁宗朝安厚卿言張又孝之
孫保常鎖廳不第然應舉時家狀內三代皆具慶
亦世所無也

世言國初史館王丞相溥作相日在吳慶下安厚卿
為樞密日亦然蓋繼母也

予里集賢張君房年六十三分司六十九致仕光祿
卿張君靖年六十六致仕其子朝請大夫璿任京
東提刑年六十九致仕二人皆康寧無疾
趙孝廉全時景旣言景祐元年同廖獻卿赴試春闈

一日獻卿謂孝廉曰某必不利於南宮昨夢榜出
上有先人名氏景旣賀曰獻卿必登甲科繼先君
矣未幾省榜出獻卿乃第十人獻卿名子孟淳之
長子也淳天禧三年第十人及第今校理君正一
正一乃獻卿第三子元豐戊午國學第十人薦三
世之間及第過省取解並同名次亦世罕有也

戒殺

予少時季秋未於草際得一小蛺蝶恠其非時取視
之則斃於掌中久則棚之然飛去蓋其詐死以逃
生也

孝昌成若冲天益汪行岸際見小蝦蟇無數天益呼
僕抱雞今食既而並無所見天益去蝦蟇復躍入
水蓋聞雞聲悉伏地不動人莫見也

鑿戒

李廩之不侯史氏以為殺已降余謂非時此其殺溺
陵尉亦甚哉廩自抵陰譴豈止不侯而已哉至陵
身臣虜而李氏夷滅亦顯報矣

鄭屯田建中其先雍人丑季時徙家安陸資鏹巨萬
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間有漏則
補之若舍客自為之屋亦為繕全隆冬若寒放房

給盈月屯田君晚年得一子即侍郎公紆也有五
孫長曰彌皇祐元年至朝奉大夫次侍讀毅夫也
皇祐五年大魁三子與孫皆任官不由選調世祿
不絕

王文正析公仕章獻朝發晉公竄海上天下稱之然
卒以嗣子不蕃暮年謂所知曰予行已無慊而獲
此報何邪但一事有恨初出守鄆為監司相輕後
秉政遷蔭本官略無寧歲竟死于道路此必為報
也
予同年黃靖國元弼剛直明決初調蜀中主簿亡其
縣名今缺攝縣事有巡卒宋貴嫚罵本官眾不忍

聞元弼械之笞二百死後十五年元弼為儼州軍
事判官沿牒至寧州暴卒入冥與宋貴辨其事元
弼其陳嫚罵之語冥官亦憤之亡而追閱案牘語
元弼曰罪即當死終是死不以法元弼復生西州
士人往往作傳亦多抵牾予屢詰其本末語及死
不以法斯言有理可畏

安陸醫生宋氏視疾不問貧賤仍載粟來乏者遺之
宋二子曰應善論說好馳騁上下能令熱人人多
畏之後為醫博士謁之者貧則絕蓋弗肯絕矣未
六十中風而卒三子長犯盜流他所得還卒於鄉

次初孝舉進士自放不返日游市井問因刺一婦
人不著隆井死初者終于凍餒應之弟曰効畏謹
有常年踰七七而止一孫習醫自足

真偽

予聞洛水冠子弟不肖者鬻祖浩子右宗大賈冒以
庇其族比年聞安陸亦有蓋請不明

劉夢得讀張曲江集詩其序略曰世稱曲江為相建
言放臣不宜与善地今讀其文自內職牧始安有
瘴癘之嘆自退相守荆門有拘囚之思嗟夫身出
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草人士族必致醜地

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識胡雛有及相羞凡器
與同列啓廷諍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嗣終為
餒鬼豈悚心失怨陰譴最大雖二美莫贖耶故其
詩云寂莫韶陽廟竟歸不見人按唐書曲江有子
極而不見其他子孫者近有朝請張君唐輔來守
安州孟曲江人也自稱九齡十世孫皇祐間儂智
高亂嶺南朝廷推恩凡名舉人者悉官之無慮七
百人唐輔在其中後稍遷至牧守當塗諸公往往
以名相之後稱薦之大以夢得去曲江諱五六十
年巧言無翼無嗣豈知數百年後有十世孫耶豈

夢得困於遷謫有所激而言也是皆不可知也
山中人說獵者嘗取麝羹日乾之每得麝或四肘皮
剖臍香麝乾羹以實之最大所謂當門子者即預
採飛燕去首足翅日乾以用之是一麝獲五臍之
利燕之性不哀可知也醫者司徒生嘗言市麝臍
宜置楮懷中以氣溫之久而視之手指按之柔軟
者真也堅實者偽也

說謗

蜀人龍昌期為禮論以為周公舍滕之請以代武王
蓋其詐也予謂方周公之時近則王不知遠則四
國流言至於後世猶有仁智未盡之說蓋聖人誠
為難知嗚呼不如是不足以為聖人

元憲宋公始名郊字伯序文價振天下既入翰林有
愬於上者以姓名於朝廷非便神文乃間諭元憲
今易之遂名序字一日因具奏劄先書臣序時李
獻臣為翰長見奏指宋公名曰此何人耶吏具以
對已而白宋宋乃書一絕云紙尾何勞問姓名禁
林依舊點華纓欲知七畧稱臣向便是當年劄更
生元憲既參大政朝廷無事廟堂之上日閱文史
今觀紀年通譜楊文公談苑等序及澤山碑跋尾
亦知其畧矣元憲雍一然有德之君子後既登庸
天下承平日久九務清淨無所作為有為者病之

後為人言排詆出知河南改許及河陽歸京判都
省久之卒於私第公嘗曰謂時賢多以不才謂我
因為詩曰我本無心士終非濟世才虛舟人莫怒
疑虎石曾開蚊負愁山重葵傾喜日來欲將嘲強
解真意轉悠哉

張師正倦游錄說穎上常夷甫處士自經而卒王季
樂道奉議穎人也從學於常其道處士得病而卒
師正進士第後換西班官至諸司使守郎亦有才
此倦游乃襄漢二人為記名以行

占驗

舜治天下彈五絃琴而歌南風之詩蓋長養之音也
詩亦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今解梁盛夏以池水
入畦謂之種鹽不得南風則鹽不成洛謂之鹽風
荆湖間夏有大風朝起夕止連日如此土人曰颶
風昔諺有則旱故陂澤立涸稻田多裂又名杓風
如杓勺水也
安陸地宜種春兩不足則謂之打札種蓋人牛種子
倍費元符己卯大旱歲暮農夫告曰來年又打乾
矣蓋鴈日牛驟泥中則然明年果然京師槐放花
盛則多可魚疾北人蕎麥熟則早晚候霜降固有

差為江湖間人常於歲除汲江水與元日又稱
重則大水

顏氏家訓曰何名五更曰正月建寅斗柄昏在寅中
晚則午中矣歷五辰也更歷也

子夜不寐問直宿兵夜如何曰几更明日問何以知
曰每轉更則棲鳥多動嘗出戍率多用是為驗因
遣人聽戍鼓皆然

熙寧初予為岳之巴陵令春月忽天雨白毛長二已
尺許取而焚之臭如馬鬣是歲戊申也然京房亦
有占上巳日蛙鳴則蚕善

安陸農視稻穗多者七八十粒少者五六十粒下有
細白花叢出花若十以上則米貴花多則賤

大觀戊子仲夏雁自北而南群燕妻雛而去不知何
祥也

戊子五月五日夜夏至安陸老農相謂曰夏至連端午
家一賣男女秋稼不登至冬艱食果賣子以自給
至有委於路隅者明年己丑大旱人相食子不
可勝數

傳曰玄鳥春分至秋分去故世言燕往來不見社大
觀己丑仲春社前數日燕已來

語識

前廣四漕李朝奉退江寧人言昔日內相葉清臣道
卿守金陵為江南好十闕有云丞相有才裨造化
聖皇寬詔養疎頑羸取十年間意以為雖補郡不
越十年必復任矣去金陵十年而卒

治平間李尉廣德錢公輔君倚守郡一日召李登城
亭問及郡事簡得暇山川行樂皆葉道卿云羸得
十年間某只得五年亦足矣自謂不越五年復入
至五年錢卒

予仲氏光輔元祐丁卯應詔季道輔戲於郊舉光輔
舊詩曰仲舒窺園三年廢東野看花一日充光輔
笑曰我尚能為此語邪明年大意會有詔經行士
未得黜落其名以聞於是有所旨令與特奏名唱名
第一賜同五經出身予時自唐易守卯待次光輔
榮歸為學而不輟八月末為往州北視亡妻孫氏
塋地還次近却馬逸而墜內傷殊甚十日而卒看
花一日多遂成其識邪

博奕

樗蒲徑曰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整近關及前一子
謂之坑落坑整非貴采不出凡一馬打一馬如過

退六踏馬則一馬可踏五馬故世指不循理者謂之踏坑塹世之糾帥蒲博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樗蒲徑一有賭若兩人以上須置囊合依條檢文書乃投錢入囊家亦謂之錄事鄭都官詩有能銷永日是樗蒲坑塹由來似官途之句蓋所難者在過聞以前後為坑塹也

諧謔

神之時京師早上閔雨形於寤嘆宰相請下畿內通禱祠廟陳留有張子房廟縣尉亦才雅但好謔分命詣廟為二十字詩題文成侯壁曰今人不如古

肉身不如土我來漢相廟為民祈靈雨石齋老說元憲宋公應舉再上及第初任通判袁州景文一上及第初在復州推官元憲謂曰某多幸終入任不識州縣况味景文答曰某亦多幸終應舉便不知下第况味兄弟相與笑謔而罷

長林尉石夷吾齋老嘗遊廬山為予言簡寂觀天尊銅像制範精緻然本乃佛像唐會昌中廢毀浮屠有惜其像者遂加冠于首衣以羽衣以為天尊夷吾作詩曰赤土坡頭一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火莫聽聞人說是非

熙寧間王拱辰即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屋
三層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光亦居洛於私屋穿地
丈餘作壞室即堯夫見富鄭公問新事堯夫曰近
有一巢屋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大笑

熙寧中遣使諸路察訪呂升卿明甫奉使京東身為
職官許薦部吏改官者十員戲語人曰可輟其半
為身改官

龍圖閣孝士世謂之大龍直龍圖為假龍直孝士為
小龍或有得直閣久之不遷而卒因曰死龍

七寺閒劇不同大府為忙卿司農為走卿光祿為飽

卿鴻臚為睡卿蓋忙卿亦隸瑋務走卿倉庾飽卿
祠祭數頒酢醴睡卿掌四夷賓貢之事

百官赴政事堂議事謂之巡白侍從即堂吏至客次
詣某官既相見讚曰衆廳請不拜就座則楫座又
楫免笏茶湯乃退餘官則堂上引聲曰屈不啜湯
耳若同從官則特湯京官自下聲嗒而升立白事
訖退或有久次無差違者聞堂吏聲屈乃曰不於
此叫屈更俟何所邪

官制行將作監簿易為承務郎或曰遷官則為迎霜
兔矣又判大理寺崔諫議台待換太中大夫前呵

曰太中來人不知皆笑曰大出將來

丞相呂大防性凝重寡言逮東政客多予初但危坐
相對終不發一談時人謂之鐵蛤蜊

禮有引年傳緝陳力就列不能者正今則不然至於
病瘡猶不能去多為貧而然或有一乞致仕者親
戚相恠且病其死矣予同年仇伯玉粹夫為戶部
侍郎一日報乞致仕未幾達於朝路因訐之曰未
嘗有疾亦未嘗告老不知何為也粹夫善煇諧乃
告曰前日兒子亦自馮翊奔而來以為死矣且來
草閱擗踴一足

都城相國寺最據衝會每月朔望三八日即開伎巧
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異之物悉萃其間因
號相國寺破賊所

余長子瑜嘗為壽春令邑有淮南王安廟春秋朝廷
祀之邑人思劉仁贍之功德欲立廟不可得也遂
共為劉令公像於淮南廟中歲時享為傳會有詩
曰淮南據險逆西京仁贍輸忠保一城今日鄉人
聊合癸未應同食便同情

淮南廟有八仙公泊梅福等像守臣或被旨祈為邑
人說往時有姓梅為守見廟像泣而祭之云其祖

也回即至邾家嶺伶人邾生登嶺大痛守恠問之
對曰此嶺乃祖先之塚也守恠杖之

異時執政在私第皆僦屋熙寧初撤南比作坊起東
西二府八位又廢捧日一營建武孝隙地創小完
數十收賃以充孝費號鬼八位

雜志

神宗就太原廟取祖宗以來將相功臣像各繪於兩
廡因推恩官其後子存開封南司閔櫝見党進家
狀云私家無祖像今城南什物庫土地像乃是遂
取圖之

哲宗陵曰永陵京師永泰門福州永泰縣皆以他名
避之龍圖閣待制豐稷亦曰四明有永泰神乞改
廟額奏故之

狄梁公墓在洛陽東白馬寺後予游寺見其像在廡
舍下僧云其高孫侍禁自陝右輦置欲建祠堂于
此不果

盛武仲知嚴州過江夏予宴之其祖文肅公天聖間為翰林
學士宰相丁謂去不附已者十人盛其一也落學
士工部郎中知九州到任未幾人責和州團練副
使官者押去行一日使者不少止食盛苦之夜問

左右曰使者何不食耶曰五更食訖盛市裂餅十
餘枚貫以繆貯水一葫蘆掛于鞍行則啖之餘十
里使者顧見驚問曰何從得此物答以早令市之
使者撫掌大笑蓋盛善飯常妻數人欲以困之也
應山縣連處士舜賓命二子從二宋學二子處及序
也請二公屋於邑之法興寺今尚有二公手植松
栢有縣令經生者忘二公不出謁屢形顏色連勸
二公強謁之已而今恚尤甚連特詢其情今怒不
以禰鞠也二公復如言而往明年元憲狀元景文
第十人南歸今馳謁道左

唐僧能詩者如畫字皎然之類甚多古人生子三日
父名之二十而冠父字之所以表德也今僧頭童
而不禿不可冠何字之有薦紳亦從而呼之何也

熙寧初予官陝郊時初獲十鑄錢監兵聞錫氣久而
病瘡以至不起惟以蒸氈啖之可以銷釋所支學
分錢內克買均給後予所至多合如此給肉惟建
國祝役兵仍多病乎弱之疾

州豐

近時士大夫多因病篤下致仕予在大農忽得目疾
乞宮觀已而挂冠年六十二矣恐四方親友驚嘆
乃自削奏牘叙致頗詳其末云乞骸以去敢希漢

傳之高風鼓腹而嬉頽遂堯民之至樂

老醫少卜老取其問少取其決鄭毅夫內相再黜於
有司已而病傷寒忽一夢化為龍而無角浴於
池中鱗甲皆水出蓋汗也展轉問張大夫問曰君
已安否曰我不是龍張以為吉言既覺猶若曳尾
不收夢中但聞池上人皆曰白龍公來也士大夫
於內相挽詞多用白龍公者蓋本此耳

古人一飯之恩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者後世不然報
思略而報讐必詳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孔子
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退之贈劉師命詩云

往取將相酬恩讐得時得位無不如意

暑月痲子維蛤粉陳粟塗之不差豫章費元明曰止
用徑夕熟水濯灌之即愈果然

京師賃驢塗之人相逢無非驢也熙寧以來皆乘馬
也按古今之驛亦給驢物之有舍亦有時

平謬

元憲宋公留守西都同年為河南令好述利便以農
家藝安費耕耨改用長鋌刺地下種以一畝試之
自且暮不能遍文值蝗災科民畜一鷄云不惟去
蝗之害亦可字養令民愚呈所畜鷄既集紛然而

關莫能間止邑前百姓喧鬧塞路共觀關鷄而罷
安陸雖號節鎮當南北一統實僻左無事之地往者
守臣或以遷謫而來寧多時之閒人歲久皆吏部
擬授往之厚重而無作為者熙寧間一太守點檢
清酒務按量釭酒數少怒甚監官對曰陶器滲漏
又按一缺亦然太守作色曰君子居之何漏之有
遂不復問

元祐中民家晝日火作先是數日前太守令畫闔子
城南門不得啓民莫曉也已而火作屋者不得出
救者不得入民屋盡焚余詰守對曰某以久旱用

董仲舒閉縱之術耳

人有言曰良田畏七月蓋百穀秀實之時正須雨耳
安陸郡一歲禾稼甚茂而七月不雨一日見當職
者告以祈雨但言他而不答八月又見之乃召日
者占兩期日告以將雨其人乃曰是不用宰鷺也
余觀朝廷頒祈雨雪又三卷歲于郡縣如宰鷺皆
有次第豈至八月尚可為之

有一鄉列任京而憲按行一邑尉蔡人張伯豪也始
遷于郊憲今步從又數其所為至邑入傳舍更衣
虞侯白提刑適罵者是中丞壻憲瞿然曰何不早

道於是召尉生謂曰聞君有才聊相沮爾君辭色
不變豈易量耶為發薦而去

諫議大夫賈昌衡月洛日予管幹文字賈會使者予
亦與坐未賈因言一相知任憲至一郡有護我年
高困料兵曰護我老不任事何可容也太守默然
我乃抗聲曰我本不欲來為小兒子所強今果受
辱憲問子兒子為誰曰外甥後問為誰曰章得象
也蓋邠公方為丞相憲曰雖年高精神不減不知
何餌我曰無餌好箇健老兒惠酒而去

塵史卷下

慶元五年郡守鄱陽洪邃重脩

此書脫誤獨多幾不可讀當就沈景倩是正

辛未初夏

癸巳仲冬又閱於落水庵中景倩下世十餘
年留心書史者絕無其人牧翁所藏數萬卷
辛卯二月四日一炬蕩盡景倩書庫其子變
化無遺校讐路絕矣花朝前一日頽庵記





... 卷之八 ... 目錄 ... 卷之八 ... 目錄 ...



